



天下读书

人生如长跑

司马牛

朋友的儿子很有出息，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很卖力。因为所有的业绩都是自己“挣工分”，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做得多，当月奖金就多，做得少，当月奖金就少，立竿见影。朋友的儿子很懂事，觉得父母为供他念书，费了不少心，受了不少累。他急着想报答父母，想在上海买房结婚，让父母欢喜，他就没日没夜地苦做。刚工作了两年多，他的收入就超过了比他早进公司十多年的人。但不幸的是，工作还不到五个年头，他就被查出癌症，且是晚期。

尽管朋友们对朋友很帮忙，火速送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火速安排手术。大家尽心尽力，做到问心无愧。但我的朋友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他的儿子就走了，人生遽然谢幕。我想朋友的儿子死前肯定有太多的不甘，太多的后悔。

一位作家说：人生如长跑，是漫长的马拉松跑，你却像百米赛那样玩命，那样拼尽全力，如果不玩出状况，不拼出事儿来，那倒是怪事了。我想，朋友的儿子如果能够重活一回，他肯定不会再如此打拼了。

书客记录

不渴

牧徐徐

儿时的夏日，我常跟父亲去户外干农活，除了带上必备的农具外，每人还要带上一大杯水。

我们往往一干就是半天，中途不能回家，而水只有一杯，得省着喝。可我喝水不会计划，而是渴了就去喝，常常是活还未干完，一杯水便见了底。再口渴时，就只能去喝父亲杯子里的水。记忆中，他杯子里总有不少水，从未让我失望过。

每当我问他，杯子里为何还有那么多水时，父亲都这样回答我：“因为我不怎么渴啊，所以喝得少嘛。”怕我不信，他还说：“小孩子汗腺发达，劳动时出汗多，易口渴，而大人则恰恰相反，所以大人没有太口渴的时候。”我真信了，于是不再有什么顾忌，父亲杯子里剩的那些水，十有八九都被我喝掉了。

如今，我每次带儿子出门时，也会各带一壶水，以便路上解渴。儿子喝水不怎么节制，总是比我先把壶里的水喝光，再口渴时，便会朝我“借”。每当我把沉甸甸的水壶递给他时，他总会有些惊讶：“爸爸，您怎么不喝水啊，还剩这么多。”我则会笑着应道：“因为爸爸不怎么渴啊。”

锦绣太原·一诗一图②

车行太榆路

杨丕梁/诗 无名/图



车行太榆路，每每想到
两个山水相连的兄弟城
这么说吧，一个风调雨顺时
另一个年景也会好
这边机器轰鸣创新指数高
那边企业流水线上哗啦涨潮

共用一个武宿国际机场，外地客人
飞抵太原，一迈腿就进了晋中
而在汾河榆次段，端高一下
准能怀抱太原摩天的楼厦群

太榆路是一条纽带，把两座城
之命运系成一个词：休戚与共
也是一个视角，管窥合力打造
山西中部城市群“南引擎”
好时代！太原晋中正演双城记
经济开发区连片成阵气象万千
看！太榆路隆起的一座座立交桥
恰是携手奋进新征程的象征

图片来源：百度网

人物

那些女孩们就像是一只只蚕，争分夺秒地像啃食桑叶一样从课本里学习知识，消化、理解，逐渐树立各自的理想和追求。她们盼望着，不久的将来，通过高考，她们可以推开一扇扇人生命运的大门，走向无限广阔的世界。

上午的课程很快结束，午餐的时间到了，校园里顿时热闹起来。

女孩们从各自的教室跨出后，又是一路小跑。她们跑过走廊，跑到操场，跑向食堂。刚才还空荡荡的食堂里，很快被身着统一校服的女孩们站满了。她们取出各自的餐具，排队，一步一步向前挪，食堂工作人员给他们盛饭，盛菜，舀汤。她们陆陆续续在食堂里一排一排的餐桌面前坐下

来，低头吃饭。这时候的食堂，没有人高声说话，也没有人随意溜达。女孩们安静地吃着自己的午饭，整个食堂里，只有筷子、汤勺轻触碗壁的微响。

午饭时间，只有十分钟。吃完饭，女孩们洗净各自的餐具，放好，跨出食堂大门，又是一路小跑。接下来是简单的休整，然后继续学习。

女孩们在学校里的时光，除了课间必要的活动，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在张桂梅为她们制定的作息时间表里，在她们各自的周密计划中，对每一天时间的利用都精确到了每分每秒。每天晚上十二点钟，晚自习已经结束了，还有一些女孩们，坐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借着灯光，轻声苦

希望出版社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读。在张桂梅不停的“驱赶”下，女孩们才结束一天的学习，回到宿舍，熄灯入睡。第二天凌晨六点，她们又将在张桂梅的小喇叭声里醒来，在一路小跑中开始新的一天。

很多人对张桂梅在华坪女高推行如此高强度运转的半军事化教育表示质疑，并认为这是倍受诟病的典型应试教育。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叠的时空》节选

“哥哥你走西口 /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 手拉着那哥哥的手 / 送哥送到大门口 // 哥哥你出村口 / 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 走路走那大路口 / 人马多来解忧愁 //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 / 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 只盼你哥哥早回家门口……”《走西口》今天

是艺术，当时是走投无路，就像右玉人当年种树是无路可走，今天是“右玉精神”。

庞汉杰刚报到，马禄元便将右玉情况一五一十向他做了汇报，庞汉杰却坚持沉到基层去，向老百姓取经。“学问，学问，就是要学会问人，问人就是长学问。”庞汉杰带着地图、干粮实地调研，整整用了两个月，翻越大山23座，查勘较大河流5条，穿过两公里以上沟壑600多道、大风口5处，沙梁土丘不计其数。庞汉杰徒步把马禄元当年走过的路线重走一遍。途中，他的过敏性鼻炎犯了，一路打喷嚏，实在没办法，只好捂上口罩。脚底磨出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疼，只好找来树枝当拐杖。庞汉杰坐在老乡的

炕头，抽着旱烟，喝着发咸的白开水，问东问西，问这问那。没过多久，老乡都在传，县里来了个新书记，是个啥都“不知道”的“好老汉”，没架子，打眼一看，谁也看不出是个当官的，就是戴了个大口罩，让人觉得怪怪的。

调研结束，庞汉杰把县委常委全体带到黄沙洼，站在沙地上开了一次现场办公会。会上，庞汉杰指出，右玉目前存在“五大害”，一是风沙，二是干旱，三是水土流失，四是霜冻，五是冰雹，而这“五大害”的源头都是缺少植被。前几任县委领导的工作思路是正确的，右玉必须下大力气植树造林，起码50年不变。庞汉杰嫌口罩碍事，摘下挂在枯树枝上继续说。